

◎盛世华光

让爱永恒传递

杨红昆 朱 镛



人敢来跟我们接触！”

“谁说呢！当时不是有个姓李的医生来吗？她不但敢来，还敢和你们握手、拥抱、一起吃饭，记得吗？这位医生叫李桓英？她可把这里的人当亲人对待呢！”

老人的笑容立马又出现在了瘦小的脸上，说：“记得记得，咋记不得，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是我们的李妈妈！”说到李桓英，他的话匣子彻底打开，激动地说：“当时我们这里的人没见过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外面是啥样子，抬头是山，是簸箕大的天空。有一天，人们突然看见几个人从一条泥泞的小路向我们村子走来。有人就喊，有外面的人来我们村子了，人们都从家里跑了出来，看着他们走进我们村子。只见一个老人穿着整整齐齐，没穿隔离服，没戴手套，人们都震惊了，呆呆地看着这人，反倒是自己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与向着我们走来的这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不仅走进我们中间，还拉着我们被麻风病折磨得变形的手，紧紧握着。随后，又掀开一些人的衣服，认真地细看皮肤溃烂的地方。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从北京来的大医生，是从事麻风病防治和研究的专家李桓英医生。”

李医生来到村里时，你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老人说：“听说她是从北京来的医生，我们当时觉得就是神仙下凡来救我们的啊。她来了，我们就觉得稀奇。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她没有嘲笑也没有看不起我们。她见着我们时，询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村长？我们指着刀建新说他就是我们的村长，她就走过去和他握手，还给他一个拥抱。你不晓得啊，我们看见的全都呆了。后来，她有一些老人的脚时，还亲手帮他们脱下鞋子，说要把鞋底垫平，不能崴脚，我们眼泪止不住地滚呀滚呀！”她把我们都人看啊！”

老人说的这个场景，便是李桓英到勐腊的第一次考察之行。

在李桓英离开云南之后没几年，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成立了皮防站。只是当时刚成立的皮防站，别说治疗病人，就连基本的流行情况和数据还没摸清楚。为了把所有情况摸清楚，勐腊县皮肤病防治站马金福和李光祥两位医生，身背药箱在全县范围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他俩经常早上7点出发，晚上10点还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摸路。日晒雨淋，蚊虫叮咬，饥饿难耐，有时还会遇上野兽的攻击。但是，他们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全县麻风病人的情况。他们所探访到的，全是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

1983年春天，大地上的树木吐出新芽，山上的野花争相开放，一片春意盎然。这一年自然的春天，也成为勐腊麻风病人生命的春天。因为李桓英在这个春天里，带着团队、带着从世界卫生组织争取来的免费新药，坐上了列车，和州县医务工作者一起，来到了勐腊麻风寨。

李桓英准备在这里同所有的人一起齐心协力背水一战。云南的医护人员，组成了一个团队，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在李桓英的带领下，这个团队对麻风病的防治尽心尽力。

李桓英和医护人员来到麻风寨时，还没走进村子，同行的医护人员停了下来，拿出防护服严严实实地穿在身上。李桓英也清楚，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由来已久，她并没有要求和责备他们，她自己不穿防护服，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径直走进了麻风寨。

一路上，李桓英一直在给同行们打气说：“我们必须大胆尝试和创新。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不仅要治疗他们的病，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情感与我们处在同一个目标上。”

仿佛勐腊没有一棵爬藤藤绿色植物。走进寨子后，见了麻风病人，她就主动上前去和他们握手、拥抱，与他们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拉家常，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喝水。她的大胆尝试，不仅让麻风寨的人们惊讶，就连同行的医生都十分震惊。他们感叹说：“在我们的所见里，李桓英是

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

其实，李桓英这样做，是希望麻风病人能像正常人一样放松，报之以微笑。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却呜呜地哭了起来。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跟外面接触了。

那天我们和姓依的傣族老人聊起李桓英第二次来的情况时，他说：“李妈妈这次来，中午累了，她也不讲究什么，直接就躺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觉。我们都感动得哭起来。”

我们问他：“你们当时能想到这病能治好吗？”他说：“那时候治好治不好，我们已经无所谓了，只想活着一天是一天。因为比麻风病更可怕的，就是没有人敢跟我们接触。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位有名的医生，像妈妈一样来关心我们。”

是啊，李桓英的到来，像风一样，把福音吹进了每个麻风病人的心里，让患上麻风病的人们内心充满了希望。他们原本自卑、绝望的内心，仿佛被一束光照亮了。同时，李桓英的所作所为，还给基层的麻风工作者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从此消除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那天，我们在和李桓英教授对话时，她不断地说：“天底下的人都是好人。”她当时就非常清楚，疾病有时不完全靠药物治愈，爱和温暖，同样也是一种治疗。

云南勐腊麻风寨病人的麻风病治好了，他们都叫李桓英大摩雅，叫她李妈妈。他们无以言表，只有感动的泪水长流！他们哭，李桓英也哭。

1990年，麻风寨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腊镇。李桓英把麻风寨重新起了一个名字：曼喃醒。从此，在中国的地图上，有了一个叫曼喃醒的地方。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按傣语的意思，自从李桓英到来，便是曼喃醒了。

李桓英所有的付出和汗水，换回了无数人的健康。或许，从她心里种下誓言那一刻起，她的身上便发出了光亮，照亮了每一位患者，照亮了世界。她像一缕清风，把大千世界的福音传给人类的健康事业。

什么才是大医？什么才是人间大爱？李桓英做出了最真诚的回答。她的付出和贡献，崇高而伟大。

2021年，中宣部把“时代楷模”称号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充分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充分体现中华传统美德。时代楷模事迹厚重感人，道德情操高尚、影响广泛深远。这不是对李桓英一个人的肯定和褒奖，而是对一个群体、所有逆行的医护人员。

爱和医疗，像春风和暖阳，吹绿了草木，山花烂漫。这样的一份爱，愿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永恒地传递。



小院忍冬

杨译文

在小院里养一棵忍冬，是父亲的建议。

当初绿化小院，先栽了树，之后栽了竹，最后就缺一棵爬藤植物了。而察看小区一些住户的院子，大都选择种植爬藤植物。这种原产南美洲巴西的庭院观赏藤架植物，橙色的花朵累累成串，状如鞭炮，好不热闹，极尽张扬。但也因这份热闹与张扬，让我心里有了些不愿接受而排斥之感，以至一年过去，小院里依然没有一棵爬藤藤绿色植物。

记得那是乡下父母首次到我们的新居过完大年之后，我和妻子便领二老到老城区逛逛，没承想在一条小巷的转角处，老父亲在我身后突然停下脚步，叫住我说，回来看看吧，这儿有人在卖金银花幼苗呢。我回转身看到一位乡下装束的老人紧靠墙根抽着呛人的旱烟，面前的一块纸板上歪歪扭扭地书写着“卖金银花”4个大字，十几个方便面纸盒里都装有一棵带土小绿苗，绿苗边插着一根竹签，那长得高一些的小绿苗已开始缠上竹签了。父亲说，你院子里不是正缺一棵爬藤植物么，就种养一棵金银花吧，不出两三年，就可以采收金银花了。我知道金银花学名为忍冬，各地民间则有忍冬藤、金银藤、银花藤、鸳鸯藤等诸多别名，属多年生缠绕木质藤本，《本草纲目》中记载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之功效。于是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爽快地买下了一个苗忍冬藤，回家后在小院里选了一个恰当位置小心翼翼栽下，同时插了一根竹竿让其往上攀爬。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每天浇水，天天观察，盼望它尽快成长开花。邻居老人见了之后告诉我，植养忍冬藤最好给它搭建一个花架，让其在高处享受充足的阳光才会枝繁叶茂，也才能采收到更多的金银花。于是花钱做了一

个不锈钢材质的伞状花架，花架下还添置了石桌石凳。

一般而言，藤本植物大都好养。然而，在护养忍冬藤的过程中，只知道地浇水和施肥，没有预防病虫害的意识，以至差一点把忍冬藤养死了。那是忍冬藤快要长高至伞状花架时，只见绿色藤尖不再昂挺向上，而是呈现无力下垂，先前鲜绿的叶片开始卷曲。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临近藤尖的一小段嫩绿枝条上，布满了不易发现的芝麻粒般绿色小虫。惊愕中急忙用手机拍了照，然后上网“百度”了一番才知道是蚜虫。于是立马下单网购消灭蚜虫的药物。

藤也好，花也罢，只要认真呵护，提供必要的生长条件，总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两三年之后，小院里的这一棵忍冬藤，数不清的细枝条就已经覆盖了整个花架。春夏季节，先是花架上有忍冬藤尽情抽枝吐叶，一片生机盎然，翠绿有致；然后是万千白色花朵纷纷开放，引来蜂蝶飞舞，淡淡的缕缕清香也随风飘浮于小院。

虽说岁岁年年花相似，但对于小院里一棵忍冬藤每年开放的金银花，我的感觉总是新奇而又美妙。新奇的是一根根浅绿色柔长枝条上，每个枝节对生的卵型绿叶，衬托着初开的洁白花朵，两三日之后则又变成金灿灿的花朵；美妙的是一串串金银花一律为一蒂二花，两条花蕊探身于外，貌似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状如雌雄相伴，仿佛鸳鸯对舞，令人陶醉不已。这时节，一个人静坐于花架下的清凉石凳，石桌上放一杯新鲜金银花茶，双手展一卷有关唐宋词元曲词的线装书，喧哗就此消了，世界就此安静了，心境也因此澄明了……

她的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法，在云南试点取得成功，在全世界推广。她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麻风病“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如一树花开，芳香遍地。她就是现已年过百岁的“时代楷模”李桓英。

如今，从过去的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我们兴叹，麻风病的扼制，幸得有李桓英这样一代代、一批批在公共卫生事业上默默付出的人，像四季的风温柔拂过，带来安详。

那是1979年新年伊始，58岁的李桓英第一次从北京去云南。从云南回到北京后，她没有停歇，立即根据云南勐腊的调查资料和其它地方的调查资料写出一份中国麻风病情况的报告。1981年11月18日，她参加了在仰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麻风病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全世界治疗麻风病一直没有最佳的方法。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李桓英深知，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和压力，都必须要有巨大的勇气。她决定在中国率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法，她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申请援助联合化疗药品。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法的实验项目。

1983年1月，北京下了一场雪，雪落无声，铺白了屋顶、道路。寒冷的风吹在人脸，像小刀子刮过。李桓英踏着雪，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吐着白气的列车。她之所以第二次踏上这块土地，是因为这里有着一群在苦难中挣扎的麻风病人。

如果把时光拉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勐腊县勐仑镇的麻风寨，麻风病令人闻之色变。别说普通人，就是本地的一些懂点医学的赤脚医生，见了麻风病人，也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当时的一些医生，如果要去麻风寨给病人送药，也是穿着全套隔离服、戴着手套，送药时，像钓鱼一样用一根棍子挑着药，递到麻风病人手里。

麻风病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遇上一个大摩雅。

那天，我们到村子，虽然已是晚秋，气温却高得如同盛夏。我们刚走到村口，遇见一位老人。伺候得知，老人姓依，傣族。他的头发全白，像铺上一层霜，手里拄着一根拐棍，看上去却精神十足。他曾患过麻风病，我们问他，在当时，他们生活在这个寨子里，是不是连当地人也不敢进去？

没想到，老人心态很好，笑呵呵地说：“是啊，哪个敢走近我们呀！我们是一群琵琶鬼呀！”

这话也把把我们逗笑了。我们说：“你们自己也认为是琵琶鬼吗？”

老人收起笑容说：“我们是人，可没

紫阳花季里

弥生（日本）

一进5月，我们就约着6月一起去看紫阳花。

镰仓，是日本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12世纪末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并开始武士政权的地方，后来成为日本中世纪初期的政治中心，至今保存了相对完好的古建筑群。

但是，镰仓是低调的，是古朴的，是慢节奏的，就像建长寺里的那株已经700多岁的古柏树，苍苍蔽日，就像明月院里那些开放在石阶两旁的蓝色的紫阳花，一声不语。

紫阳花是一种落叶低木植物，原先自生于日本的山间和原野，最初出现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里时，根据日语的发音被写为汉字“味狭蓝”和“安治佐为”，后来据说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七绝诗《紫阳花》得名为“紫阳花”。诗为：“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诗后有一段注，辞曰：“招贤寺有山花一树，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紫阳花名之。”

白居易诗中的“梵家”两字和其注中的“招贤寺有山花一树”的

文字，可以让我们判断出此花是生长在一个有寺庙的朝阳的山坡上的，同时，因为花的颜色是紫色，所以大诗人为其题名为“紫阳花”。“虽在人间人不识”，又“颇类仙物”，让我们从中窥出，诗人因不知此花的花名，已经问过了寺庙及周围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此花何名，才自己为其题名为“紫阳花”的。

当时白居易看到的是什么花，已无从知晓，但以此作为日本那漫山遍野开在6月的这种蓝色和紫色花儿的名字，却真是再好不过了，由此也可见唐代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不仅有佛教文化和工商业等方面，连一棵植物的名字，也如此这般传神和美好。

镰仓的紫阳花多在寺院里，以前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后来知道在日本紫阳花又被称为“镇魂之花”的时候，就一下子释然了，它的确可以让人心灵得到安静，得到超脱，比起其他的花儿，紫阳花，尤其是那种蓝色和紫色的，与苍苍的古柏演绎出那种超脱和平静，那种忧郁和哀哀，真的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我们去时，明月院里的紫阳花刚开七分，昨夜雨依旧还湿润在花瓣和叶子上，沿着古朴和有历史厚重感的镰仓石的石阶缓缓而上，我听到了那些沉寂在花里的声音，每一个时代，每一段岁月，来这儿的人都有所不同，看到的风景也都各异，但花儿给予的，一直是相同的湿润和温柔，安静和平和。

蓝色的紫阳花的花语是“希望”，是“坚忍的爱”，在2022年的这个6月，紫阳花告诉我们希望还有，爱还有，只要我们活着。

“好好地活着啊”，四面都是低语，风吹起来，语言不同，声音相似……

吐逊是一个有意思的老人，有人夸他的镰刀打得好，他没有反应。人们不解地对他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打的镰刀又好又好，多到什么程度呢，村子里一年也就出生二三十个巴郎子（小孩），你一年要打一二百把镰刀，等于给他们准备了一辈子的收割的事情。你的镰刀好到什么程度呢，别人打的镰刀用两三年就不行了，你打的镰刀用五六年还好好好的，买了你的镰刀的人，省出的镰刀钱，可以抽好烟，喝好酒。他听了这些话，苍老的脸上泛起一丝羞怯，还是不说。

但有人与他谈论镰刀，他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话语滔滔不绝。有个人告诉吐逊，他家因为用了他的镰刀，都出问题了。原来，吐逊的镰刀很耐用，用半天也不用拿到磨石上去磨，而别人打的镰刀用两个小时就钝了，如果不磨就等于是一块没用的铁。那人家中有两把吐逊的镰刀，他的两个儿子为了减少磨镰刀的时间，每天都抢着用。那人对吐逊说，你的镰刀好是好，却让我的两个儿子变懒了。吐逊说，我的事情，是只管把镰刀打好；你的事情，是把儿子教育好。你如果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不要怪我的镰刀。他打了一辈子镰刀，卖出后不知它们去向，现在听到别人谈论他的镰刀，好像那些镰刀全都回来了，对着他诉说着在各自人家的遭遇。

吐逊除了打制镰刀外，还打制坎曼、马具、驴掌等。有人问他，从你的铁匠铺里出去了多铁器？他用手一指远处说，这个村庄的庄稼地里的事情，从撒下种子到收粮食回家，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一次，但都和他有关。

他的意思是，他打制出的农具遍布乡村。他与人们闲聊，聊着聊着，便聊出他和镰刀之间的趣事。有一年，他打了一批镰刀，很快被人们抢购一空，准备用于割麦子。但他在某一日说，有一把镰刀有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一家家去问，一把把去看出自他手的镰刀，终于找到了一把开裂的镰刀。他给买那把镰刀的人退了钱，说找到有问题的镰刀就好了，免得耽误别人割麦。有人问他，何以知道有一把镰刀出了问题？他说有一夜，他听到了镰刀裂开的声音。那人不信，说他离那把镰刀那么远，何以能听到镰刀裂开的声音？他打了一辈子镰刀了，没有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镰刀裂开，哪怕声音再小，隔得再远，他也能听到。那人不好再问什么，对于一个打了一辈子镰刀的人来说，他与镰刀之间的感情，外人又怎能说得清楚。

镰刀之于他，还有更特殊的意义。他的妻子，是因为他的镰刀嫁给他。的当年，有一人承包了大片农田，到收割时却镰刀不够，他听说拉甫乔克有一个好铁匠，就骑驴找了过来。吐逊怕忙不过来，不想接活，那人苦苦哀求，吐逊还是不想接。那人一着急说了一句狠话，你打镰刀就是为了让别人割麦子的，现在我的妻子要倒在地上，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不管吗？作为一个打镰刀的人，你不给种庄稼的人提供镰刀，称职吗？还不如用镰刀把自己的手割了，从此以后不要再装样子了。吐逊被逼无奈，咬牙接下了活，连续干了三天三夜，打出了50把镰刀，那人及时收了庄稼。自那之后，那人没有再换过镰刀，心里一直念着吐逊的好手艺，经过几次接触，发现吐逊的心眼实得像铁一样，便把他唯一的女儿介绍给了吐逊。结婚后，吐逊跟妻子开玩笑说，你是我用镰刀换来的。妻子反讥，如果不是那一年我们家种的麦子多，需要50把镰刀，谁会理你，你这一辈子恐怕就和镰刀结婚了。

细看吐逊打制出的镰刀，是多用于收割玉米等庄稼的短柄镰刀，其镰刀比木柄稍长。这样的镰刀，其割砍的力度大，受割面积大。使用这样的镰刀，用南疆农民的话说，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

吐逊的铁匠铺中挂着20多把镰刀，问他镰刀的销量如何。他说卖不动的时候半年都没人问，卖得好的时候，半天就卖完了。有些人马上就要收庄稼了，才想起没有镰刀，或者镰刀坏了。那些人大多不懂镰刀，来了随便挑一把拿上就走。吐逊为此会详细询问他们的田地情况、庄稼情况，然后给他们配上适合使用的镰刀。但是有的人还是不爱护镰刀，一年下来就用坏了一把镰刀，到了第二年收庄稼时，又急死忙活地来找吐逊，吐逊不得不又给他配一把镰刀。

说话间，果然又有一个人来找吐逊，要求吐逊给他修镰刀。吐逊嘲笑他说，你这个左撇子买买提，老干左撇子的事情，已经让自己跑得回不来了。原来，买买提收庄稼时用左手持镰刀。10年前，吐逊给他打制了一把专供左撇子使用的镰刀，他给了吐逊10块钱。一年后他提着用坏了的镰刀来找吐逊，吐逊劝他换一把，他怕花钱，便说吐逊的镰刀质量不行，要求给他修好。吐逊无奈，便给他修了镰刀，那把镰刀他又用了一年。就那样，他的镰刀每坏一次，便要求吐逊给他修一次，一直修了8年。他每修一次，都以镰刀有问题为由不付吐逊一分钱，吐逊越修越不高兴，但为了不让他饿肚子，便一直坚持给他修镰刀，从来没有拒绝过他。

今天他又来修镰刀，但镰刀基本上已经断裂，不值得再修了。吐逊好说歹说，他终于打算换一把新镰刀，但他要付给吐逊10年前的价，还是10块钱。吐逊在他走后说，左撇子用的镰刀很难打，但只有我知道他需要什么钱的镰刀，如果我不管他，他到别的铁匠铺怕怕掏10倍的钱，也不会有人愿意打一打左撇子使用的镰刀。

离开拉甫乔克后，我一直怀念吐逊，以及他打制的镰刀刀口上闪出的光芒。拉甫乔克是遥远的，那个铁匠铺在很多时候是黑暗和冷清的，只有吐逊把一块铁拎进去，点灶炉膛里的炭火后，那股熟悉的熟铁味道，才会在铁匠铺中弥漫开来，让人觉出生命焕发生机的魅力。

